



## 读《创业歌声》随想

林文希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近日，朋友推荐我读《创业歌声——石油歌曲鉴赏》。接过这本2020年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书，即刻唤起我儿时的深刻记忆。那时我生活在远离大庆的南方小城，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工业学大庆”的标语，“中国石油人的模范代表——铁人王进喜”家喻户晓。

阅读书的序和前言，我顿时心生敬意。

《创业歌声——石油歌曲鉴赏》从音乐学的角度，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过程为主线，以石油歌曲为载体，讲述创业歌声背后的故事。对石油歌曲中石油精神文化背景、音乐创作元素、精神内涵进行细致分析。记录了大庆每个阶段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阐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主编王永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他多次放弃离开大庆、奔赴更广阔发展空间的机遇，几十年来坚守在大庆这片热土，对石油歌曲和石油精神的关联进行研究探索，挖掘石油歌曲背后的内涵和时代价值，至今仍然退而不休，担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大庆精神研究基地兼职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激情教学教授。

细细品读全书后，我对石油歌曲背后的石油创业史有了全面的了解，心灵经受了一次洗礼。

《创业歌声——石油歌曲鉴赏》，第一篇系统讲述了石油歌曲从起步开拓到追梦新时代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第二篇分类辅导读者对经典歌曲的赏析，阐释石油歌曲蕴含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第三篇分期对石油题材歌词创作

进行解读，解析不同时期歌词的审美旨趣及发展趋势；第四篇遵循石油歌曲中石油精神的表现特征，探讨及实践石油精神的传承方式；第五篇则是从几千首石油题材的歌曲中，精选121首编成石油歌曲集萃，同时有融媒体链接，可欣赏音频视频。

全书文字简洁朴实，内容丰富详实。以石油歌曲视角，从新中国石油工业起步和开拓、石油大会战时期、工业学大庆时期、直到今天的新时代，用音乐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工业的奋斗历程。

书中披露的不平凡事迹比比皆是，每一桩每一件都震撼人心催人奋进。掩卷而思，书中许多场景像电影回放，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眼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石油人没有吃的就扒树皮挖野菜开荒种地，没有设备就人拉肩扛，没有住的就住帐篷牛棚马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开采石油，花样年华的八名女勘探队员，走进柴达木盆地的亘古荒漠，被铺天盖地的风沙迷失了方向，再也没有回来，用生命为这块无人踏足的地方命名。大庆石油会战转场，十六团二连在车辆运力不足的情况下，与时间抢速度，徒步8天，途经两省七县，行程370多公里上陇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玉门油田公司总经理陈建军，病逝前几天还在病床上一遍遍地哼唱着《勘探队员之歌》，用这首属于勘探人的歌曲激励自己，与病魔抗争。

作曲家秦咏诚在王进喜为队长的钻井队体验生活，井场所见令他感慨万分，回招待所的饭堂里，用20分钟完成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歌唱家刘秉义把这首歌作为他的保留节目，唱遍大江南北，时隔几十年后被邀请首唱《再为祖国献石油》，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再次把这首歌在全国唱响。词曲作家吕远，当年没有去过克拉玛依，怀着对油田的无限向往和赞叹，收集了克拉玛依建设的资料，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和艺术构思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直到克拉玛依油田发现30年后，他才受邀踏上那片土地，再次点燃激情又创作了《克拉玛依新歌》。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不断开拓创新，创造辉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石油大会战的艰苦岁月，很难感同身受。为了让人们感受石油先辈的责任担当和豪迈气概，激发爱国情怀，从中汲取生生不息传承的力量，把大庆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新主旋律唱出来，作者做了多种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科研课题支撑、思政课堂教学、网络在线开放慕课教学、现场激情教学“四位一体”的完整音乐思政教学体系。

读完《创业歌声——石油歌曲鉴赏》，我深受启迪。本书以石油歌曲的发展历程反映中国石油的发展历程，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表达方式，传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孩提时“工业学大庆”“铁人王进喜”就根植在我的心里，如今依然精神不朽。前不久路过大庆，看见朝阳映衬下一排排的“磕头机”，在默默地连续地运作着，顿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巨大源动力，仿佛看到还有许多石油人扎根于石油生产一线，满怀石油人为国奉献的豪情，以钢铁意志和拼搏精神，对传统的继承，对未来的展望，正如《创业歌声——石油歌曲鉴赏》的结语：精神永恒，踏歌前行。

## 秋阳 花海 梦境

辛明利 程振洋

午后的骄阳  
如此明媚柔情  
蜂拥蝶舞恋花丛  
置身花海芬芳  
望白云悠悠  
天空醉了我的心境  
一只只小小的蜜蜂

辛勤采集花蕊中  
一双双热恋的彩蝶  
翩翩起舞弄倩影  
在这初秋绚丽的花海  
追逐这世间的精灵  
她们仿佛带我走进  
千年之前那庄周梦

## 姥爷的蝇甩子

王爽

姥爷在世的时候，经常靠在行李卷上，叼着一个短把的烟斗，手里拿着一把蝇甩子，悠闲地甩来甩去。我常常把蝇甩子抢过来，学他的样子抽甩着，玩耍一会。

姥爷的大名叫刘凤恩，但没有人对他直呼其名，都尊称他二老爷子。姥爷是个典型的庄稼把式，精通所有农事，可惜小时候没上过私塾，不认识字。但他又是个有心劲的人，日积月累地掌握了很多民间俗语、农业谚语、生活歌谣和不计其数的顺口溜儿。这些东西在与人辩论说理时，极具说服力。当年，屯子里偶尔有妯娌不和、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什么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二老爷子请过来，做个中间人。

每到夏季的晚上，免不了有蚊虫出没，那时没有驱蚊剂或蚊香，人们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很容易被叮咬出奇痒无比的红疙瘩。人们只能点燃艾蒿熏赶，有时也会随手折几根柳条抽打。相对先进一些

的驱蚊工具，就数蝇甩子了。

蝇甩子是用一缕马尾加工编制的，握把是一尺多长结实的竹秆，在马尾与竹秆的固定处勒扎出一些别致的图案。因其用起来需要甩动，所以叫蝇甩子。马尾很细，甩起来如刀一样，将蚊子或苍蝇一下子就拦腰斩断。

由于蝇甩子具有驱赶蚊蝇的作用，备受那个年代的中老年人青睐。其实它本是佛家和道家的产物，被称为“拂尘”，有拂去世间尘埃之意。另据传说，在古代它曾是一种武器，两军交战时，士兵用细钢丝制成大号的“蝇甩子”，抽打在对方身上就会血痕道道，甚至皮开肉绽。

马尾在过去就是有限的，如今的农村也很少见到马匹的踪影，因此姥爷用的那种纯马尾的蝇甩子更是无处可循，于是，有聪明的制造商用其它材料代替，随即市场上便有塑料细丝制作的蝇甩子，不但成本低廉，而且结实耐用，艳丽美观。

过程中感受到当年母亲做酱时的欢快场景。

单位的一名大姐，聊天时听说我给母亲做大酱羡慕不已，她七十多岁的老妈妈，得了糖尿病，眼睛已经失明，也喜欢吃自家做的黄豆酱，可惜自己不会做。我听后动了恻隐之心，上班时给她带了一大瓶我做的黄豆酱。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做过黄豆酱。偶尔，也会想起，不知那大姐的老母亲是否安好？

## 母亲的黄豆酱

曹丹

东北人喜食大酱，餐桌上一年四季不可或缺，仿佛有了它的存在，日子才过得了生机。

母亲出生在海边，从小吃惯了虾酱，自从嫁到东北农村，也入乡随俗地吃起黄豆酱，不知从何时起，母亲也学会了做黄豆酱。

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刚过，母亲就开始张罗准备做下一年的黄豆酱了。首先是买黄豆，粒大饱满金灿灿的豆子为首当其冲。挑豆子特别考验人的耐心，母亲坐在一个圆圆的炕桌旁，每颗豆子挨个精挑细选，完美无瑕的将得到升华，干瘪瘦小的被“打入冷宫”。洗干净的豆子鲜艳欲滴，一个个好似奋勇的士兵，奋不顾身地跳入炉火正旺的大铁锅里，经过七八个小时的“煎熬”，再焖上整整一个晚上，黄豆就炖好了。

母亲坐在炕上，用菜刀把熟黄豆剁碎。菜刀上下翻飞，节奏欢快，细密的汗珠，从她额头溢出，鼓红的脸颊，仿佛一朵四月的樱花。

剁碎的黄豆，黏黏的、湿湿的，趁热把它拍成酱坯子。母亲喜欢做成方形的，酱坯子发酵得又快又好。我在一旁帮忙时总是笑她嫌麻烦。用干净的纸包好后，束之高阁，安心期待。

过了农历四月初八，期盼已久的日子到了。母亲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把酱坯子拿下来，打开后，长了“白毛”的酱坯子，变成了深红色，母亲心满意足地笑了——今年的酱坯子做得真成功。洗净晾干后，在太阳下面做个日光浴，一切准备妥当，亘古不变的下酱“仪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把酱坯子放入一个大号缸里，加上一定比例的粗盐和生水，再盖上一块白布，每天早晚各打酱缸一次，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大酱的生涯也不过如此吧！

酱缸就放在院子的窗根下面，以便母亲细心照料。打酱的耙子是父亲找人做的，一尺多长的木棍，一头是长方形的木板。早晨天刚亮，就会听见母亲在打酱缸，那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像是母亲发自肺腑的歌唱。

天气好时，母亲轻轻掀开酱缸上的白布，让它充分吸收阳光。如果天气炎热，没几天大酱就“发缸”了，密密麻麻的气泡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大酱也在努力地向上蒸发……

一个月后，充满了豆香的大酱闪亮登场了，这时地里的绿油油小菜长势正好，佐以新鲜出炉

的酱，让人看到了美好和希望。

年纪大了以后，母亲患了重疾，可她依然喜欢大酱，于是做酱下酱的“绝活”，传给了我。可能是从小的耳濡目染，我并不认为做酱很繁琐头疼，反而在这个

